



邹永明
著

太阳永远升起

海峡文艺出版社

太阳永远升起

邹永明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 05 号

太阳永远升起

邹永明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59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市鼓楼宏昌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通湖路 259 邮编:350001)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6.25 印张 2 插页 394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80534—843—X
I · 738 定价:19.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
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甘于奉
献、甘于牺牲的军人们
为崇高的理想积极向上，探索不
止，奋斗不息的人们

——作者题记

第一部

“当兵？我不同意。明年去考大学。”

周明一提出报名应征的要求，就被爸爸否决了。

爸爸完全没有料到，第三个儿子居然会想去当兵。他的学习成绩那么好，明年考上大学根本不成问题。可是他现在心血来潮，说要报名应征，去部队锻炼锻炼。这太令人吃惊了。

哥哥嫂嫂都停下了筷子，没有兴致吃饭了。他们看到爸爸的脸色拉了下来，阴沉沉的，有些怕人。他一生气，大家都觉得不安。

二哥周华戴着无色的近视眼镜，大眼睛眨动了几下，一会儿看看爸爸，一会儿看看弟弟周明。他用一张雪白的面巾纸擦着油光滑亮的嘴唇，对弟弟说：

“明明，你不能一时冲动。部队生活并不是如你想象的一样浪漫。当过兵的人都说，部队的生活很艰苦。明年就要高考了，考个重点大学对于你来说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要安心念书，不要胡思乱想。”

二嫂一直深情地望着周明。二哥说完，她就接了下去：

“你两个哥哥都是大学生，你一考上大学，家里就有三个大学生了。这样该多好！你何必去部队吃苦呢？”

“我也是这样想的。”大嫂捋了捋她那长长的披肩发，轻声地

说。

大哥周东往爸爸和二哥杯里添满了酒，夹起一小块猪肚，放入嘴中慢慢咀着，慢条斯理地对弟弟说：

“读了十几年的书，明明，你自己也懂得思考了。一个人该走怎样的路，主要决定于他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如果我们强迫你去做某件事，那就是我们的错。当兵，考大学，哪一种选择对你更为有利？哪一种选择对你以后的事业的成功有更大的帮助？这些问题，明明，你是要好好考虑考虑的。”

周明的心乱极了。他听着亲人的话，看看爸爸的脸色，又激动又不安。知道自己一提出报名应征要求，他们就会反对的。但是，对军营的强烈向往此时盖过一切，压倒一切。他第一次用坚决的、固执的、甚至是有点强硬的口气说：

“我一定要去。无论怎么样，我一定要去。谁也阻挡不了我。请支持我。”

说到最后，语气变得近乎哀求起来。

爸爸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大口地喝了一口酒，脸色更加阴郁了。接着，他激动起来说：

“这么多年来，我们培养你读书，是为了什么？你勤奋攻读，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考大学！你想去部队，部队有比考大学好吗？你对部队根本不了解。它对你是神秘的，陌生的……当然，凡事都要靠自己奋斗，探索。但是，你要在部队干出一番成绩，哪里有这么简单？明年你考上大学，地位就不同了，学习几年，毕业了，分配工作，成家立业，顺顺当当地发展，不是很好吗？到了军营，什么事也干不成，三年以后回来，你一定会后悔的。”

“我很早就想去军营锻炼锻炼的，爸。我不是在开玩笑。我读书，并不全是为了考大学。读好了书，哪里也用得着。我要去部队，部队也可以考大学。我可以去考军校。即使考不上，我也不怕。三

年之后，我回来再考，也是一样的。一句话，我一定要去锻炼锻炼。除非我的身体不合格。”周明的脸色渐渐红了起来。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高。他的语气依然是坚决的，固执的。

“冷静一些，明明，不要激动。像吵架似的。”大哥低沉地喝了一声。

爸爸用吃惊的眼神看着三儿子，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他知道周明的脾气。一旦决定要做的事，是谁也无法阻挡他的。他的自尊心和好胜心比谁都强。只要制定了某个目标，他就会不顾一切困难、不惜一切代价把它变成现实的。

妈妈此时走了进来，一句话也没说，在爸爸旁边坐下了。

“东东，华华，你们认为怎么样？”沉默了好一会儿，爸爸问两个儿子。

“爸，不管怎么说，路，是靠自己走出来的。明明有他自己的理想，有他自己的价值取向，这样吧，我们尊重他的选择。”周东沉思着，微微地转着头，在说话的时候，把每个人都打量了一遍。

“明明要去，就让他去吧。我们不能给他施加什么压力，更不能让他走我们为他设计的生活道路。只要他走的是正道，我们就不反对。他长大了，有他的选择。让他去吧，爸。”

爸爸皱着眉头，问周明：

“你一定要去？你非去不可？”

“是的。服兵役是我的义务和职责，我应当去军营。别人怎么想，怎么样说我，我不管。只要亲人能够支持我，理解我就行了。”

“我对你一点办法也没有。”爸爸说。

“明明，你不要让我生气，担心。我好不容易把你养成这么大，大家都说你马上就有出息了，你却要去当兵，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我舅妈的儿子那年当兵之后，写信回来，说部队训练很苦，在地上滚来滚去，踢踢跳跳的，手也磨出了血泡……”

妈妈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弟弟周光坐在妈妈旁边，忙得不可开交，一会儿舀汤，一会儿撕扯鸡腿，满手、满脸都是油渍。

“妈，你放心，我根本不怕什么苦。我在部队也可以考大学。到时候考上了军校，我穿着军官服向你敬礼。”周明望着母亲，说话的声音有点哽咽了。

二哥看到气氛有些不一样，安慰似地对大家说：

“大家担心什么？明明先回一中念书，不要想那么多。明明，我会给你报名。有什么事，我会打电话叫你的语文老师张望道通知你。”

“好，好。我会好好念书的。”周明兴奋地说。

2

秋天的早晨总是格外清新爽朗。特别是当太阳还没升起的时候，自然界的一切都显得清秀丽洁，干干净净的如在清纯的山泉中浸泡过，梳洗过，焕然一新，精神抖擞。

校园的操场上渐渐热闹起来，一阵接一阵的脚步声从稀薄的晨雾中传了过来，成了学生们迎接新一天的前奏曲。

这是闽西革命老区的一个很普通的县城中学——上杭一中。它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朴素、简陋，但是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是那样的清洁，无不透露着朴实无华的气息。

周明在操场上跑了几圈，渐渐放慢了脚步。他脱去红色的运动衣，宽大结实的胸脯从绷紧的白色背心中凸现出来。他慢慢地走着，心中突然升起一股豪情。这种豪情使他产生了一种急于要表达什么的强烈欲望。于是，他迎着扑面而来的凉爽的秋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轻声、深情而激动地对自己说：

“我就要实现我的愿望了。啊，军营，我已经看到了你的大门，

正向着我明亮地敞开了。请接受我吧，并请等待我。”

他心中的血液激动得沸腾起来，难以平静。军人，这两个神圣的字眼，一直像星星一样闪烁在脑际，一直像某种奇特的生灵跳动于心海，久久不去，一阵强烈过一阵，一阵紧凑过一阵！

周明想去参军，去做一名军人，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多年以来就一直压在心中的强烈的愿望。不知有多少次，他梦见自己穿着一身威严的国防绿，五角星和领花闪着灿烂的光芒，自己头戴钢盔，手持钢枪，爬过铁丝网，英姿飒爽，展现着一个男子汉的刚毅、坚强……除了读书之外，周明最大的爱好，就是阅读军事方面的书籍，收集军事资料，并把它们编成一个小册子，里面有什么隐形战斗机、航空母舰、两栖作战的特种部队……应有尽有。他和他那几个在部队服现役的朋友保持经常的通信，了解到部队的严格训练，钢铁一般的纪律。他知道，军营是一个男子汉成长的摇篮，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是一片火热的土地。男人的胸膛只有紧紧地贴紧它，才能让他的血液与它的深沉、博大交流，融合，才能让他的身躯变得坚韧不拔，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成熟、刚强的男人。

现在，他的心中满怀自信和高昂的斗志。是的，他长大了，成熟了，完全可以接受祖国的挑选了！他可以挺直胸膛走在候选人组成的队列的最前面，姿态端正地面对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的母亲——的深情注视和严格的检验。他觉得母亲正带着亲切的笑容，慈爱地望着他，从头到脚，从脚到头。他沐浴在这神圣的、崇高的目光里，内心涌起阵阵暖流。

是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能够在心里牢记着、牢记着自己的祖国，感受到生活在其中的温暖和幸福，到了这一天——当他能够骄傲地宣布自己已经拥有本领和能力，为她的繁荣和壮大尽职尽力尽智慧的时候，他是光荣的，满足的。

周明正是这样。他的心中涌动着深情和自豪感，他怎能不感

动，他怎能不心潮澎湃呢？他感觉到这阵暖流在心河中缓缓流过，牵动灵魂深处的每一根弦，它们互相碰撞、交织在一起，发出悦耳动听的声响，如一只幼小的稚鸟冲向广阔的蓝天，云彩和风为它鼓劲伴奏；如一条小鱼儿在无垠的海洋里畅游，波浪和漩涡为它喝彩击掌。这股从灵魂里骤然升起的暖流和奇特美妙的音乐共同作用着，冲击着他情感。不知道为什么，周明只觉得想哭。

3

学校渐渐热闹起来。青年学生的脸上闪着年轻人特有的兴奋的光彩，以高昂的热情谈论着应征的热门话题。

县城的大街小巷贴满了红红绿绿的鼓励适龄青年踊跃应征的标语。好像一夜之间春风吹来，古老县城的各个角落里有了暖暖的春意，一时间百花怒放，争先恐后地在阳光下吐露鲜艳，竞展光辉。

群众影剧院里万头攒动，人声嘈杂，沸沸扬扬，坐满了来自不同岗位的应征青年。他们大都面带红光，神情高昂地在谈论着什么。

舞台左右两边的大圆柱之间，挂了一条长直绷紧的大红绸布。绸布上贴着二十个醒目的正楷白字：

尽我神圣职责 报效祖国

作你崇高选择 守卫边疆

周明和他同宿舍的孙志洁、张壮思也坐在其中。今天是星期六，他们利用上午三、四节的自习时间，从学校溜了出来，到这儿听征兵动员报告。

周明仰头深情地注视着那二十个大字。它不再是字，而是激励他冲锋的号角，是一面高高飘扬在他思想和灵魂高地上的旗帜。理想的劲风把它吹得猎猎作响。他的心，燃烧起来了；他的热血，沸腾

起来了！

主席台上，一字坐着县委和武装部的领导。武装部领导的军装上那耀眼的肩章和他们那严峻、深沉的军人气质，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过了一会儿，动员报告会开始了。大家静了下来。武装部长用他那无限深情的语调说：

“同志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你们有两个被祖国挑选的机会。第一个机会就是考大学。你们将用所学到的文化科学知识，通过种种考试，踏入更高级的院校深造，学好本领，为四化建设服务；或者走向社会的各个工作岗位，用辛勤的劳动参与社会主义建设。

“第二个机会，显得更加神圣、崇高和庄严。就是：用你们的青春热血为我们的国防建设作贡献。说白了，就是尽一个公民的神圣的义务和职责，去服兵役。

“国防建设特别需要你们年轻的一代，你们当中的大部分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高，身体素质好，处于人生最灿烂的青春时期。只要你们努力学习，对于军事科学知识和现代化武器技能的掌握，是完全可以信任的。国家的强大，是以现代化的国防力量作为后盾而得以实现的。每当战争和各种天灾人祸降临到我们生活的世界上的时候，率先义不容辞冲在最前面的就是我们的军队！你能够成为它强大阵容中的一员是光荣的！每一个军人都用他那高尚的爱心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保卫着我们，保卫着我们的母亲，爱护她伟大的怀抱里的每一个孩子！对她土地上的一草一木都充满深情。

“去拥抱绿色的梦吧，年轻人。祖国和人民将永远记住你们。为国防建设作贡献正是你无悔的、正确的选择。军营是最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世界，只要身在其中，你的意志、毅力、体魄将得到严格的考验和提高。严格有序的军营生活将让你男子汉的气质风度焕发出夺目的光彩。你在军营中刻苦学习，积极要求进步，可以上军事院

校，成为一名大学生，成为一名军官。这样光辉灿烂的前景，难道不能激动你的心吗？”

接着，部长旁征博引，讲了当今世界各国在发展综合国力，抓紧国防建设的重要性；他结合自己在部队二十几年的经历，讲述自己从一个不懂事的娃娃变成一个国家干部这段漫长的历程中部队给他的教育和智慧……

听众热烈地鼓起掌，整个剧院沸腾了。

午睡的时候，301 宿舍的学生们还在热烈地谈论着当兵的话题，没有一点倦意。

“我真讨厌自己的近视眼，妈的。不然，我什么也不管，马上应征去。以后穿上绿军装，那该有多神气。体验一下军营生活，一辈子活下去也会来得更有劲。”孙志洁带着一半兴奋、一半懊丧地说。

“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我差不多变呆了。我真想到外面的世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看看外面到底有多精彩。我看我明年高考没什么希望。要是落了榜，要复读一年，那太可怕了。我想去报名参军，可是老爷子老妈子死活也不同意，我想硬着去，可是老爷子气极了，说我要是敢乱来，就和我断绝父子关系：我的天，这比我高考落榜不知要痛苦多少倍。”张壮思猛地吸了一口白开水，机关枪似地说了一大串。他是一个平常时不怎么爱读书、体育却样样拿得起、放得下的学生。虽然说他的学习成绩并不怎么突出，但要保持年龄段的中间水平，是十拿九稳的。

“我哥哥前年从部队回来，除了几套军装之外，什么也没有。他说部队的生活很艰苦，纪律很严格，我一听了就怕。要让我去当兵，我可不想。万一上了战场，有个危险……”罗义又说着说着就害怕起来，担心地往四周看了一眼。他是一个高度近视的学生，读书相当刻苦，对一切都小心谨慎。

周明听着他们的议论，一句话也没说。他太高兴了！上午听完

应征动员报告会之后，班主任张望道老师就把他叫去了，告诉他，家里已替他报了名，叫他随时准备回乡政府参加体检。

“喂，周明，你去不去当兵呀？”孙志洁开玩笑似地问。

“谁舍得他去？他是我们年段的高材生，明年考个厦门大学，十拿九稳，还当什么兵。”王宏伟把打开着的历史课本往脸上一盖，说。

“你简直是明知故问。”张壮思瞥了孙志洁一眼，脸上带着冷笑的表情，说。

周明认认真真地把他们每一个都打量了一眼，轻声地、有力地说：

“我要去。我已经报名了。我过几天就要回乡政府体检了。”

“什么？”大家惊诧地望着他。

4

周明要去部队的消息立即在全校师生中间传开了。

这个消息在一个少女的心海里掀起了重重巨浪。

她就是周明的同班同学——蓝丽。

她原以为这是谣传，从来就不把它放在心上。但是不久，这个消息还是被无情地证实了：他不断地向班主任请假，一会儿回乡政府，一会儿到县武装部，走的时候是那样的激动，回来的时候是那样的兴奋。

蓝丽既激动又不安，内心充满了莫明的焦燥，抑闷。她整日沉浸在时而高涨、时而低落的喜乐和悲伤的情绪里面。感动，幸福，担心占据了她的整个灵魂。她时而痴想发呆，时而手足无措。少女精神上的彷徨经常令她不能自己，她的所思所想掺杂着许多纷乱的愁绪。她的整个生活乱套了！

更令她痛苦的是，自己的柔肠百结，自己那如烈火一般在心中不停扑动的情感，只能深深地被自己压抑在心底，不能向别人倾诉，甚至找不到一个供自己尽情宣泄的地方。

就连他——周明也不知道。他好像对自己的一切毫无感觉，从来就不注意自己，不多看看自己。

而自己是那样的喜欢他，时时挂念他。他的英俊潇洒的形象陪伴自己度过了多少甜蜜的夜晚，驱走了积压在自己心底的多少寂寞和忧伤啊！

蓝丽坐在教室里，眼睛一动也不动地盯在打开的《历史》书面上。半个多小时了，她没有翻动一下。她痴痴地想，一点也读不进去了。她甚至没有命令自己停止胡思乱想的念头。

要让自己停止想他，是痛苦的。自己很愿意这样想，就这样想他。

蓝丽也住在农村。她和周明异乡各村，两家相距二十几公里远。她和家乡一位念初三的小同学王冬梅在离学校很近的地方租了一间房子，除了上课和晚自习之外，一般都回到她们的小天地里。周明和他要好的同学，常常会结伴而来看望她们。冬梅是周明的外甥女，他很关心她。

其实，蓝丽是很不喜欢到外面租住的。只不过学校高中部女生宿舍目前正处在紧张的维修之中，学校再也没有可供住宿的地方。于是，蓝丽只得和其他女同学一起，合租了一幢楼，叫冬梅和自己同住在二楼左边的一个小房间里。

这样，蓝丽就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了解周明。

周明每周看望他外甥女二到三次。他是一个酷爱体育运动的人，每次到她们房间里来时候，总是冒着热汗的气息。他喜欢穿米黄色的运动短裤和宽大的雪白短袖衬衫，不是握着羽毛球拍，就是托住一个蓝球。他在门外叫着他们的名字，得到允许之后，就大大

方方地走了进来，坐一会儿，随便聊一阵，问问学习上的情况，然后就离开。有时，还会叫她们出去，到经济小饭店里，随便叫几个菜，三人一起吃，说这是“营养补贴”。

蓝丽在和周明的不断接触中认识到，自己的老乡、同学，不仅品学兼优，洒脱，爽快，还具备正直、诚实的优良品德。他总是带着孩子般淘气的笑脸，无拘无束地和她们相处，在一切方面对她们关怀备至，既是她们的朋友，又是她们的哥哥。蓝丽经常向他请教一些学习上的问题。周明对此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细致。数学是周明的拿手好戏。他用他那独特的思考方式，常常对某道数学综合题准备好几种解题方案，一个一个地讲解给她听，并帮助她做总结，归纳一般的解题规律。蓝丽对他的讲解总是很容易接受，吸收。同时，她的解题能力逐步逐步提高了，对学习数学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了。数学原来是她的薄弱科目，总是学不好，令她心烦，简直想扔掉不学——但是又不得不学。道理很简单：明年就高考了，要是让数学拉了后腿，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现在，自己的数学成绩比往常有了明显的提高，对明年的高考，成功的信心也越来越大了。

她知道，这一切，主要是靠周明的帮助得来的。如果没有他，说不定自己对数学根本不会提起兴趣。

所以，蓝丽很感激他，很佩服他。

少女的感激佩服之情，在秋天的一个黄昏里，就蜕变为爱的萌芽了。那一个黄昏，周明用他那宽大温暖的手掌，握住她发冷的纤细指。从此，爱的太阳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把她的内心世界照得明亮而温暖。她不再孤独，不再寂寞，她的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个月前的一天，蓝丽回到家里，才知道两个哥哥在建房时被一堵泥墙压倒了，双双住进了医院。爸爸在外地工作，听到这个不